

嘉靖尤溪縣志

二

K295.74

8

共 二 冊
六 元 一 角

(志)三七・一・四二〇 (商務)

尤溪縣志卷之四

祠祀志第四

文廟

元至正元年特魯花赤赤里海牙知縣許惟敬建廟宇并塑像景泰間知縣宥禧重

修
宋朱熹四世孫朱彬記

古之教者家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原尤溪建學昔在縣治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遷於縣治之北即今學宮是至正元年二月初旦特魯花赤赤里海牙縣尹許惟敬主簿金剛奴奠告厥庠泮廟宇歲漸朽壞從祀因循舊繪欲圖改塑於是同寅並捐俸金鳩工營修仍命博埴定志僉謀上自洙泗迄漢唐以下諸賢位百有五度其地若干廣狹以處之計其直若干盈朒以儉之夏五功成學教諭錢伯靜書來請識

辭弗獲嗚呼天地乃道之體聖賢體道而行者也堯舜歿非孔子無以託孔子後非諸賢無以明况夫子賢於堯舜故天不以之君一時而使之師萬世其位南面以至尊宜也爵諸賢以侯伯亦宜也千載之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思知人則殆有神會而默契者矣是以古人欲後世子孫想見其祖考儀形而起敬起孝或繪神造主者羹牆之遺意也况體道之聖賢乎道雖不可以形色求然形色天性非聖人不能踐今去歲逾遠而其理在天下無一日而可泯滅則其神之如水中亦無往而不有也茲凝土成形庶幾神得所棲而理或寓焉豈惟是哉凡廟中之朽者埴之黝者燬之燠然聿新其在殿庭則至聖位其中四配哲班左右諸賢位次森列兩序袞驚旒玉輝映前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之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之繡

於裳玉采彰施儼然古像之可見俾春秋釋奠
朔望舍菜則肅肅雝雝恍然溫厲之接人從游
在門也時達魯花赤赤里海牙恬默守簡敏以
治功縣尹許惟敬明學有傳尚賢崇德主簿金
剛奴才智超越勇於有為暨鎮守官傅忠朱也
速反縣尉趙由錫典史廖士元南溪山盧真翁
教諭錢伯靜咸有功於學吾老矣未
及見其盛然繹其同故樂為之記

社稷壇

西郭門外知縣文充重修

風雲雷雨山川壇

公山之傍知縣文充重修

厲壇

城西北隅嘉靖六年知縣文充遷城外

城隍廟

縣北隅正德十五年知縣確建

韋齋祠

文公祠

俱南溪書院林興祖贊

自甲子來九幾
庚戌不有二庚

安知今日前庚作後庚續日月行天照人心目

元汪文景詩

秦坑覆冤土聖澤日已堙誰知漁

洛後接汎南溪濱至今毓秀里謂與尼山隣我

來拜遺跡慕用情忻忻摩娑壁間書採掇澗中

芹想當毓秀時祥光動歐閩乾坤鍾間氣百士

不一人遺書際穹壤皓月縣秋旻涼風振喬木

古屋淒淒疑塵悠然動我念羹墻寧足云

承舊詩

尼山分秀入双峯洙泗源頭活水通院

學昔為仙尉宅隣居今是素王宮皇天開泰扶

人極鍾秀尼山界後麟千古溪南毓賢地要將

文運付經綸

皇明夏元吉詩

尤溪一脉自尼分

毓秀儲精此降神攘斥異端扶正教恢弘聖道

淑斯民源頭活水通洙泗門地清風藹建閩漸
愧疎庸生已晚謾瞻巍像薦新蘋泰和羅璟詩
紫陽夫子生庚戌正興文宣降歲同魯國夢回
龍繞室新安井在氣舒虹聖賢固與尋常異學
者當加百倍功莫道秀靈鍾已盡山川靈秀本
無窮中政塘天先雲影詩常誦今日真臨半畝
塘活水源頭尚如故諸生心學莫教荒又詩文
山隔水公山對書院宏開不偶然人傑地靈終
契合要思朱子未生前副使馮祀天地鍾靈為
道謀大成功業此中收畫沙玩易當時事已兆
為人第一流又詩勝地先生本舊遊山川就是
古尼丘道同孔孟光鄒魯應報綿綿祀不休祀
府蘇章詩自是聖賢生固異不應甲子偶然同
斯文正脉千餘載元氣流光萬丈虹首議恢弘
南渡運諸儒畢集大成功南溪溪上見時事父
老相傳話不窮胡璣謁文公詩自采溪毛奠束

芻細尋遺迹緬樞趨山川未解誰張主宇宙還
須此丈夫吾道抵今同活水晚生依舊莫迷途
風噓雨潤塵襟爽歸興飄飄詠舞雩宋政查約
詩孰謂天無心無心孰宰物貞元為道謀會合
兩庚戌周東尼父生宋南晦翁出此翁豈尋常
三代後第一八卦童畫沙七星斗橫額見聞叅
友師義理裁寸尺六經闡秦灰綱目紹麟筆神
功遍宇宙溪南孕靈跡鬱鬱此公山合嶼尼山
匹再拜拂燼烟半畝塘一碧敦諭李欽詩唐虞
三代後聖遠言未堙斯文鍾一脉光照閩海濱
巍巍文公山天地作比隣源頭活潑潑佳木榮
忻忻生意入庭草香風飄澗芹方塘分壁水廟
貌壯南閩我來拜廡下感慨百年人東遷與南
渡周宋炆蒼旻六經畱作述一洗百家塵鼓舞
鳶魚下啗恩孰敢云

仰止祠

儒學內正德十六年知縣確建並祀鄉

賢名宦

宋武節趙公祠

西門外宋知縣漬記

淳祐甲辰

尤溪縣事云趙公死事秋之十五年矣縣之西門有廟一區僅陀風雨父老謂予曰公諱師賈家于淮右客游于閩紹定庚寅寇起汀邵鄉貴潘農丞景伯持憲節守高郵日知其勇於義力薦于臺閩繡使王公夢龍廼於刑餘中擇勁健平數百人號都國軍俾統之來戍紀律嚴整軍士無譁邑民恃以無恐及移軍拏洋糾集土兵至萬餘人結以恩義軍聲益振于時將邑沙縣為寇蹂躪獨不敢闖此境者以公屯兵在焉會寇犯永春德化取道縣之南鄙歸志甚銳公提

兵屯爰村渡將據險而扼其歸居無何遽擄戍
向縣賊遂涉江剽掠鄉井公聞之憤怒夜馳七
十里詰朝遇賊于林嶺下賊據高鼓譟公轉戰
田中馬陷于淖猶手刃數拾級士卒失期眾寡
不敵乃大呼曰天乎天乎吾之報國止於此矣
遂歿焉嘉熙初元都承旨王公堃上其事贈武
節郎官其一子賜忠愍廟額今幾年矣無有任
顯揚之責者潰聞而悲之遂與劍浦贊府楊公
貴思同請於邵守右史黃公自然親為大書扁
額且給田焉先是廟宇草創規模簡陋至此始
塑公像于中繪士卒於壁揭諸公祭挽之章于
楣為邑民追崇之所又慮時異事殊或有遷變
遂以根括小王渡隱田及本州元給田屋附登
南溪書院砧基專委司計主之以時給與奉祀
者自是忠愍香火與書院為久長矣客有過予
曰君於忠愍意則厚矣安保其田異日不為勢

豪所取乎緇黃所據乎曰是無慮也有南溪書院在然則可無以記之乎曰忠愍之仗節死義暴白於世諸公祭挽之文潛齋王公之奏皆實錄也潰尚何容喙第念行將解戍恐來者無所稽姑敘顛末以識

閩將軍廬公祠宋知縣懿記

予承之尤溪於其民之事無大小不

敢忽適時和年豐民棲田里獄訟衰息居多暇日因講求闕遺而修舉之縣有廬府君祠因詰其所以祠於其耆老皆惘然不能對府君裔編亦莫之詳也一日有族故篋得其行狀一通來者帑弊字漫僅而可識而後知府君蓋張巡許遠之流其血食茲土也豈徒然哉府君諱珖世閩人王氏建國避地尤溪保大四年王氏兄弟相攻國大亂南唐查文徽拔其建汀漳泉四州

而置劍州於延平津以陳誨為刺史又取其尤
溪隸劍州尤溪故有戍卒禦山寇至是以府君
為守將王氏亡李仁達據閩陳覺諭以歸南唐
不從將討之仁達緝知尤溪戍卒已調發無備
使陳匡弼襲尤溪府君拒之於東郭水亭戰甚
力邑人得奔竄不死府君兵敗乃曰吾受人之
邑而為之守邑不守何用生焉大呼而前為匡
弼將劉掉刀所殺翊日劍州援至則無及矣邑
人相與葬府君于杉嶺府君五子四子從戰俱
歿季子幼棄草中鄰媪收育訪其母歸南唐下
詔褒美授李總管而復其家即水亭建祠焉水
亭地卑神不安其居降言於巫曰吾奮孤忠冒
矢石死於賊當祀我於縣西北爽塏地邑人異
而遷之今祠是也嗚呼死者非難處死者為難
士固有視死如歸者然死非其所當死則與自
經溝瀆同科君子不之貴也若府君者其可謂

善處死者歟較府君之功於巡遠雖若有倍蓰
什百之殊然自正義明道者言之則夫殺身成
仁之心見危授命之節非可以大小論也惟其
所立適在偏方下邑是以風聲氣烈不克振耀
於後世雖府君初心之所不計顧邑被府君之
賜至厚未久而遽忘之使行狀之幅紙不存予
亦無自而知也豈不大可恨哉乃刻石以記其
事而命有司自今以來歲以春秋有祀於祠下
且為之歌以侑神曰絜齋造兮君之居紛坐跪
兮薦肴蔬坎吹簫兮擊鼓望風馬兮雲車君之
來兮何許既宴而娛兮其仁且武垂慶惠兮弗
無牟俾我民兮長無災苦

李琪記

嘉定二年四

月尤溪作新廬府君祠成祠在縣治西北廬府
君者為南唐提戍平守是邑身犯賊氛力戰死
事能全百里之命邑人德之相與奉嘗于茲土
蓋三百餘年假靈綏福響答可紀乾道間前邑

大夫石君嘗碑其廟謂府君殺身成仁庶幾於
張巡許遠之流歲久故祠寢圯懼將壓焉見大
夫合沙何君自強治劇政成克從民欲聿新厥
宇經始於社稷之宮修廢起墜迺及是祠可謂
知所本矣先是旱蝗相挺縣家有事禴禳神衷
孚若弗失弗違將諗于朝斬賜嘉號且移屬李
琪為之辭噫為臣而不負於國為神而有惠於
民此皆至忠大義之所存既死不死歐陽公筆
削五季載錄謂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
之臣十有五皆出於武夫戰卒而有縉紳士大
夫之所不及者惜府君之事不見於記傳而為
發揚於太史氏之書世之高貂豐蟬酣饗爵祿
見危而不致命偷生枉節誤人國家姓名垢濁
草木俱腐者何可勝記於世偏方節槩英靈凜
凜若府君者廟食于百世顧不宜歟何君表章
此祠不獨以其嘉惠在民而有關於世道風教

者亦大矣琪
故樂為之書

宋烈士余公祠

西隘門內

宋端平中建祀烈士
名望邑人也八世祖

歲仕南唐以大理評事判尤溪鎮紹興中寇葉
亮犯境望率鄉兵禦之歿于陣民感其德立祠
祀焉九札瘥旱涉禱之即應相傳紹定間汀寇
蹂躪沙縣尤溪接畛時絕無兵備人心惶怖相
禱于神適賊遣人窺覘虛實至小落中宵聞金
鼓聲有若萬軍誼諜者賊得報驚遁蓋神兵也
既而大豐保隅官梁大傑又率兵應沙縣忽聞
軍聲震撼山谷間遙見西津兵馬旗幟然雲湧
甚盛鄉兵疑大軍至心誓而退
事聞賜額曰忠顯享祀春秋

利澤廟

二十五都宋知縣溥建魯國曾昇記

淵龍

處而其性仁其職以雨為事然變化不測而升降自如蓋能役陰陽而不為陰陽之所役無求乎物而可以需方物之求故深山大澤而龍寓焉則一方無陽亢之患而居人駿奔神事惟恐誠敬之不至莒泮潭東去縣治餘十里實龍之宅舊俗遇歲旱則像之以鐵而投祭其間不知其禮嚴於何時紹聖三年七閩地方數千里自春不雨逮秋八月苗之在土者焦然幾不可復蘇清河張君適長茲邑凡祠宇之在封內與古所以雩祀之禮固已徧走備舉矣而神若不聞君於是秩滿當更而代者不報則復自念平日不為惡政不為農時又幸雨以時至歲每大穰乃今將與民訣而方以病告如此其忍坐視而不為深恤乎抑吾邑境之大山川之奇勝蔚茂庸詎無神靈可以誠動而禮致耶因復彙圖經考之而得其所載則遂齊心消日率僚佐屬其

耆老而進禱如禮蓋其來也天高日炎無有纖
翳及下車升壇行事未竟則膚寸之雲油然以
作而四顧霑渥繼成甘霖於是變憔悴為蕃鮮
回凶荒於豐樂而百里之境遂獨有年先此君
期於民雨在三日則當即潭構祠以荅靈貺故
及君拜賜潭上而父老畢從則相與鳩工度材
而請命於君碩如初約君亦樂夫邑人之能不
忘龍德有以成已之行也因與之定方正位而
經始以是冬建孟之初吉越期年春堂成塑繪
方作而龍復見潭上蜿蜒徘徊鱗角牙距纖悉
呈露鄉人覩者如堵迫而視之亦不輒去若將
遂有以媚神於人者而自未迄中天大雷雨因
不知所在嗚呼其亦異哉夫龍之居此土舊矣
昔人蓋嘗禱之而中間寂寥無聞不知更今幾
載當君之時復顯著而靈効卓絕乃昔所未有
豈非君以父母之心行愷悌之政而憂民之憂